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 
第六十五回 年欽差夜審梁妙興 七星山三俠討金牌

上回書正說到王環彩鳳山刀劈楊山，鏢打段世寶，童海川殺死飛天猩猩仇仁杰。仇仁義眼睛都紅了，他往前撲身過來，鋼刀「嘩嘩」，迎風擺柳，蓋頂就剝。張方在桌子上高喊：「他也不是什麼好東西！一塊兒吧，叫他們哥兒倆前後腳兒，搭伴走得啦！」海川一想：得！咱辦啦。一瞧刀來了，右斜身兒，左手鉞一翻，拿雞爪一叨這刀盤兒，「噲」，一甩腕子他刀就飛了。

右手鉞往前一推立著，大鉞牙尖子正在他小肚子下紮上，往起這麼一抬，「撲」！可不得了，大開膛兒，仇仁義當時死於非命。一瞧這個陣勢兒，金頭壽星洪勛要哭哇：「哥哥，您瞧您約來的可真宰人哪！」又往前一直步，高聲喝喊：「朋友！你倒是誰呀？」「老俠客，您要問，我是石老哥哥所約，石老哥哥所請，打架不惱助拳的。你對我哥無理，我就要對你無理！」上左滑步，一擺鉞，急架相還，兩個人又打上了。倒下來的桌子，倒了的板凳，倒了的死屍，一流血，血又滑，萬一絆到哪兒就一個跟頭。老俠這麼大歲數兒，怎麼能頂得住海川猛攻呀！老俠叫海川給累得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一邊流著汗一邊喊，一邊動著手。石老俠真為難，這怎了哇？只聽張方站在桌子上喊：「噢呀！把洪老頭子累趴下！」

海川正要雙鉞加緊，由外頭撞進五個人來，都是藍粗布一身，絹帕纏頭，肋下配刀，斜插柳兒背著小包包兒。喊道：「老俠客！怎麼您老人家的壽誕之期，院裡死了人了？」洪爺知道再動手就得趴下，我借著這個階下吧。

虛點一刀長身出去。海川分雙鉞抬頭看：哦！真是口外的，歸化城北大青山董家山的五虎：躡山虎董仁、跳洞虎董義、過街虎董禮、攔路虎董志、弔睛白額虎董信。躡山虎董仁見此情景，勃然大怒，按刀把子頂崩簧，「喇」一聲響，後背雁翎刀亮將出來。高聲喝喊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如此無禮！大青山的董仁我與你較量三合！」張方一想：這個人怎麼辦？張方多聰明呀，他覺著時機到了，猛地一聲喝喊：「呔！你們知道你跟誰動手嗎？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俠客，是駐馬太原欽差年大人的隨行衛員伴差官！你要跟他動手，叫拒捕欽差！」董仁要過來，張方這一嗓子可嚇得董仁收回刀一擺手：「跑！」

都是賊呀，見官人來了，「嘩啦啦」撒腿就往外跑。老俠洪勛這麼一聽，「哎喲」一聲叫道：「他是童海川！哥哥哎，您可真有出手的！您把官人給我引進來了，這叫幹什麼呢？」「啪」一伸手，把虎頭墨鱗刀「噹啷啷」一聲響，扔在地下，雙手往後一背：「哥哥您真好哪！您讓官人上我這裡抓我來了！」

石爺心說：我哪是這心哪，我碰上的呀！張方從桌上飛身形下來：「來！先把這罪之魁，禍之首洪勛捆上！」司馬良過來把老俠客倒剪二臂捆了。張方一指老俠：「石金聲，你縱徒行兇！你也是罪之魁，禍之首，給我綁起來！」

石爺心想：還有我呢？壞啦！那也過來綁上了。「王環，持刀行兇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綁起來！」喲！怎麼剛才說看好的話，現在又綁上了？！

司馬良過來道：「兄弟，你受點委屈！」也把王環捆上了。張方的眼睛往四處瞧：「我看看，還得找幾個見證人哪！」剩下幾個沒跑的，撒腿就跑，綠林道的賊，到官府當見證人去，誰敢做證呢？全跑了。孫亮、何瑞等本家的人都在這呢，順著禿腦門往下流汗。張方喊道：「你們這倆禿子過來！」「是是是，是是是！大人，大人！」張方心說：我算什麼官人哪！「嗯——你師父洪勛今天這場事要賠吧？」「也賠不了什麼，人家都給了份子了。您看死的這二位都給了二百兩銀子了。」「啊，對對對！要像他們這兩人多好，連一杯茶都沒喝，弄二百兩銀子！本應當把你們兩人押往公館，但因你家裡頭有這麼一片事。快給人家幫忙的道謝開錢，你們兩人把這死屍掩埋，把地上的鏢擦擦！」孫亮一想：擦擦吧。把王環這支血鏢給擦乾淨了。孫亮咬著牙的恨王環，我們家的這場事叫你們給攪了，什麼事啊！又聽張方喊：「你們兩人把死屍掩埋，血跡打掃乾淨，辦理善後。完了事不准出離這彩鳳山祥雲島，隨傳隨到！」「是是是，是是是！謝謝您哪！」轉過身，張方押著他們回太原府。

一進東門，來到路北的年公館，往裡走一直到差官房。劉俊他們都過來了：「師父，師父怎麼樣了？」海川把這事情簡要說一說。大家都坐下。張方過來把石金聲的綁繩解開了：「石老爺子您甬說了，對不起你們爺兒仨！像王環我兄弟就甬說了，捆就捆了。就是捆你們老哥兒倆，得提提！」海川這才過來行禮：「您多原諒！我是石老哥哥的朋友，因親至親，因友至友，我們都是朋友，不到萬難，不敢驚動哥哥！殺幾個人沒關係，尤其這樣的賊人，殺了就殺了，大人也絕不怪罪。我海川有大事相求哇！」「啊，兄弟，你說吧！什麼事呀，到底為什麼？」海川如此這麼一說：「大膽賊人深夜入館，盜走了『代天巡狩，如朕親臨』的金牌，留下字，他說『慶壽上西天』，您又叫金頭壽星，您又趕上做壽，您又是山寨的頭目，我們不能不對您起疑心！」王環也是奉著公事捕賊的，他已經答應陳龍、賀虎和知府劉成，一定要設法請金牌拿賊人。因說道：「你們老哥兒倆同居此地多年。有這麼句話：『土居古十載，無有不親認。』你們哥兒倆給我們指出一條道來，只要有了一條線索，什麼事兒沒有。我再設法拿賊，你看怎麼樣？」老俠石金聲搖了搖頭道：「哎，海川！我們是一見如故，有什麼說什麼。不錯，在這一方洪勛的名，要比哥哥我小得多。按理說，你這麼一問。我就應當給你指出賊人在哪兒。無奈幾十年我不出家門，不入江湖、涉足綠林。賢弟現在還乾著，他比我清楚。」海川點頭：「那麼洪老哥您就提提吧！」「唉呀！童俠客，要說有人在我的家裡殺了人，您給我什麼罪名我都領。但是金牌之事，我一概不知啊！」張方一擺手說：「別提了！石、洪二老跟師弟王環既然來了，我想請他爺兒仨到上房見大人，把今天的事情稟報一下。」到上房，年大人問道：「有線索嗎？」海川搖了搖頭，就把這一次彩鳳山祥雲島的事情全提了。年大人聽了很贊成，忙與爺兒仨賜座，爺兒仨跪倒了磕頭。石鐸道：「罪民石鐸拜見欽差大人！」年大人伸手相攬，轉身問張方道：「你呀，怎麼到這裡來啦？」張方回稟道：「我是為捉拿採花羽士陳道常來到這裡。現在我還帶著鎮江府海捕公文。大人是否讓太原府知府打公事派專人交回鎮江，公事就算完了。請大人也賞我一份差事，我也當一個隨行衛員伴差官，跟您一塊兒上四川得了。」年大人笑著點了點頭：「很好，很好。我一定替你辦！」

張方高興了。這時，年大人又轉身安慰石鐸和洪勛：「二位老俠客，千萬千萬不要往心裡去。這一次把你們爺兒仨捆到公館，你們爺兒仨受屈了！不捆可不好。如果讓賊人認出您跟隨行衛員伴差官童海川有交情，這金牌就不容易找，所以還求你們老二位設法幫著海川把盜牌之賊拿獲！」停了一下，又對海川說：「你下去陪著他們爺兒仨飲酒用餐，替我盛情款待。」爺兒仨忙謝過年大人下去了。

這個時候，天可就快黑了。老俠石金聲感激地道：「洪老兄弟，大人待我們弟兄恩重如山。只恨哥哥我足不出門多年，對現在綠林道的事，我確實知道得不多，你比哥哥我知道的多得多。請問兄弟你還有什麼顧慮嗎？咱們可是朋友啊！你要知道點線索，就應當說出來。」說著話，酒宴也擺上來。

洪爺看了看海川道：「童俠客，大人待我們爺們恩重如山，我怎麼能知道不說呢！可有一樣，盜牌之賊是誰，金牌盜走放到哪兒，這您殺了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跟這種人不接近。但是，有一個人跟這種人接近。咱本地有一個坐地分贓的頭目，只要你在他的管轄地界做案，不管你偷些什麼，不管這東西多值錢，你必須把東西給他銷掉，他要三成帳。他要三成帳管什麼呢？在本地你犯了案，在本地你出了事，有他給你一手遮天。這個人我認得。我看哪，賊人盜走金牌，也一定按綠林道的規矩該這麼辦。」石老俠點頭：「現在丟金牌已經十來天了。你提出這個人來，大小是個線索。」海川問：「老哥哥，這個人是誰呀？」洪老俠這才說出來：「由太原府出東門，順著城牆一直往北，走到東北角往東北方向走，二里多地有一座大廟。」石老俠一聽：「你說得這座大廟，是九轉還陽觀呀？」「對對對！」「觀主梁妙興。」「對，他外號叫九轉還陽道梁妙興。」「哎呀！他的歲數也不小啦。」「他也六十多歲。過去他發賣熏香、蒙汗藥，後來我勸他，他不賣了。按理說，賊人按綠林道的規矩，他要把金牌從公館偷出來，必先擱他那兒。咱們是不是設法把梁妙興找到公館裡來？」海川道：「請都可以！您介紹的人，我們決不能慢待。這個哥哥您要相

信！」洪助說：「是這樣！我去一趟得了。咱們把梁道長請到公館，跟他商量商量，他如果知道提供一點線索，我們順藤摸瓜，就可能把金牌得回來。不過，海川咱們得說一件事，只能把金牌得回來，如果把盜牌之人一塊找，那算人家梁道長出賣綠林，他這飯鍋就砸了！」「哎，咱們可以說他畏罪潛逃，或者是拒捕欽差，叫咱們給殺了。」「你再派倆孩子跟著，一來多一個人多一心路。二來這也可以證明哥哥我，萬一到那兒沒有，他不知道，他又不在家。這些事情我不說，你帶著人去自然好說話。你這替哥哥我著想！」海川點了點頭道：「那派誰去呀？」旁邊轉過二人來：「師父，我們哥兒倆去吧！」海川一瞧：是插翅鶴楊小香，一個叫楊小翠，這是親哥兒倆。說好了，楊小香、楊小翠、老爺兒仨全都帶著軍刃，由公館出來。

出東門過了吊橋，順著河沿來到東北角。往東北走一里多地，密林深處，真有一座大廟。紅圍牆，三層殿，上不著村，下不著店，孤零零一座。來到西角門，洪爺「啪、啪、啪」一敲門，裡邊有點燈亮，接著傳出話來：「誰呀？」「啊，道童你開開，我是從彩鳳山祥雲島來。」道童把角門開了，洪老俠問：「道童，當家的在家嗎？」「我師父在家呢！」還沒等進去，就聽院裡有人念佛：「無量佛！哈哈，今天小弟事情太忙，有失遠迎，請兄長原諒！」小道童拿著燈光，呵，這老道是一位有六十歲的大高個兒，肩寬背厚，藍道袍，左肋下配著一把武刃雙鋒鯊魚皮鞘的寶劍，垂著燈籠穗兒，穿灰色中衣厚底雲鞋，水襪過了膝蓋，背插大白馬尾的蠅掃；四方大臉，一臉的橫絲內，大三角眼，大鷹鼻子，花白鬚用楊木道冠扣著，金簪別頂。只聽老道說道：「無量佛，老兄呀，我真對不起您哪！我想著明天給您祝壽，不想您倒先瞧我來了。」又指著楊小香哥兒倆問洪助：「這倆小孩是誰呀？」

「這是新近收的兩個小徒弟。楊家的兩個孩子，他叫楊小香，他叫楊小翠。過來！見過你師叔。」小香、小翠趕緊過來一躬到地：「拜見師叔！」「哎喲哎喲，賢姪，我可不敢當！」說著，來到二層殿的東配殿，挑簾進來了。

裡頭燈火通明，架几案八仙桌上放著許多的經卷，兩旁邊擺著椅子和木凳，經架上一摞一摞的經書，很講究。請洪爺坐下，小香哥兒倆個在老師的背後一站。梁妙興也坐下問道：「哥哥，今天熱鬧嗎？朋友到得多嗎？」「哎呀，山南的，海北的，凡是哥哥我認識的，賓朋今天全到。大殺風景就缺你呀！」「是啊，我頭兩天就把禮物給您送去了。」「我知道。你不去我真不高興！」「哥哥您也太客氣了。哎，您怎麼有工夫到這裡？朋友們都走啦？」

「哎，只是今天出了點事。」就把彩鳳山祥雲島鬧事兒的情況全談了。「人家隨行衛員大人們把我們弄到了公館，年大人不但不加罪，而且溫語相勸和顏悅色。不瞞你說，兄弟，你別記恨我把你提出來了。要知道金牌的話，您可別送哥哥吃官司！」

「無量佛，哥哥您這算對了。人家欽差大人年羹堯幹什麼去呀，奉聖旨直奔四川開倉放糧。兄弟我是個出家人，我要知道這事，我要不提，四川省的父老就得等著，多一天就多死多少，那不全死在兄弟我的身上了。出家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懷，『舉足不傷蟻蟻命，愛惜飛蛾紗罩燈』。哥哥您別再往下說了，這金牌可能有八寸橢圓，上面有兩條龍，有一掛金鏈，一共八個朱紅大字，『代天巡狩，如朕親臨』，中間是御寶，是不是這樣？」「嗨，兄弟，我沒看見過，我哪知道呀！」又指指楊小香：「他們是欽差大人手下的隨行衛員，師父就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。我也跟年大人誇下了海口，把兄弟你要請到公館去。你要盡一些綿薄之力！」「小弟我應幫忙，願把它說出來！一會咱們一塊兒走，不但把金牌拿到公館，我還到公館請罪！」

「兄弟何罪之有？別說你這點事，哥哥我那今天幾條人命，年大人說了，既往不咎。兄弟，你把金牌獻出的功勞就太大了。咱們走！」「哥哥，先別忙！我這飯已經得了，多少咱們得吃東西。」「公館吃去吧。」「不！這怎麼能成呢？咱是幹什麼的，咱跑人家那兒吃飯？吃點東西，咱們就一塊兒走。來呀！趕緊準備。」八仙桌往外抬。一會，一樣一樣的素菜擺將上來，一個大黃砂酒壺，四個黃沙酒碗。沒想到一氣喝了三碗酒，爺兒仨個就覺著頭重腳輕，再看梁妙興、也是一樣。啊呀！一晃悠兩晃悠，「撲嗵」一聲，四個人全趴下了。

正這個時候，一挑簾一個小老道在頭裡，提溜著一把涼水壺，三個小老道在後頭。進來之後，先含了口涼水，照著梁妙興的臉上，「撲」一噴，連噴兩口水。一會兒的工夫，梁妙興緩過來了，伸手把臉水往下抹了抹，喝道：「把這爺兒仨都綁到椅子上！」五花大綁捆好了，拿過解藥來給這爺兒仨一聞。金頭壽星洪助猛然間自己醒過來，一睜眼，哎呀！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哪！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。想不到我洪助多半輩子的的人了，到老了栽這個跟頭！我姓洪的死無關緊要，我對不起海川的兩個弟子！便問道：「梁道爺！」「哎。」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「哈哈，老俠，我梁妙興是吃綠林飯的呀！你把我出賣給官府，我說出金牌，我出賣了綠林賓朋！你出賣我可以，我梁妙興決不做不仁不義之事！你明白了嗎？」「看起來你是惦记要我洪助一死呀，與這兩個孩子可沒關係！」小香、小翠也明白過來了，一看這麼回事呀！既然被擒，等死而已，一低頭，一句話不說。「洪助你不用多說了！你投降了官府，出賣綠林。你既然來了，那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啊！你那裡的事情，朋友全告訴我了，我姓梁的豈能不知。得了！」一伸手從洪助身上「噱楞楞」把虎頭墨鱗刀拉出來了，「咱們兩人也幾十年的交情了，我是幹什麼的你也知道。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？」洪老俠大笑：「哈哈，梁妙興呀！老夫既然一時不察，被你捉住，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又何懼！我洪某不過一死。」梁惡道點頭：「那個，算你認得事，你想活也辦不到！」一伸手「喇」地一下子，把虎頭墨鱗刀就舉了起來，照著老俠洪助的頂梁就劈。猛然間，就覺得有人掐他的脖子。梁妙興個頭兒可不小啊，那人一坐腕子，伸左手一托他的屁股蛋，「噹啷啷」一聲響，先把虎頭墨鱗刀扔了。跟著磕膝蓋頂腰眼，抹肩頭攏二臂，四馬倒攏蹄，把梁妙興捆了個結結實實。

原來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前來搭救。這事兒真巧極了。金壽星洪助帶著小香、小翠爺兒仨一走，老俠石金聲說道：「海川哪，咱們爺兒幾個等著等著吧，都有點餓了。」爺兒幾個坐好了，酒菜齊上，推杯換盞喝了兩盅酒。張方把酒盅往這一擱，道：「哎，我說洪石頭這人到了九轉還陽觀，他准沒命了！哈哈，他死了咎由自取，那算活該！可惜，把我們兩個好哥哥的命也給搭上了。」老俠石金聲一聽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海川也問：「方兒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「我幹什麼？我就是說自己無能，沒金鋼鑽你攬什麼磁器！到了九轉還陽觀他准沒命了！」「你別瞎說了，洪老俠確實跟梁妙興有交情的。」「再有交情也是冰炭不同爐哇！過去，老俠跟他是一行，現在老俠跟咱們走了。儘管梁妙興今天沒上彩鳳山，難道說彩鳳山祥雲島的那些賊不認識他？所以他們爺兒仨去了就有危險。叔，這麼辦！咱們爺兒倆打個小賭。現在別吃飯了，您問問石老俠，到九轉還陽觀這條道怎麼走，您走一趟。如果說沒事，那不更好嗎。咱們不能拿小人之度君子之腹，但是梁妙興他不是個好人！您說我想得對不對？」老俠石金聲點了點頭說：「孩子呀，你想得很對！你幫著你叔父查辦四川有大用途！海川，這個孩子想得沒錯。勿臨渴而掘井，你去了沒事就回來，有事不正好嗎！」海川說：「要是那樣，我瞧瞧去。」說了，海川可就出了城，按著指明的道兒，過了吊橋一直往北。海川一邊走一邊想：老俠和梁妙興本是朋友，即便他不樂意，也不至於陷害呀！等到了還陽觀，一見四處無人，海川一拔腰，就上了這山門，扒中脊往下一看：黑暗暗、霧沉沉，可就看見東配殿的燈亮了。正聽見這裡邊喊：「洪助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！」海川心說：我再晚到一步就大錯鑄成！忙飛身形下來，「叭」一挑簾，梁妙興的刀都舉起來了，只好掐住他的脖子一舉屁股，扔了出去，救了洪助。海川忙去挑開洪老俠的繩子說：「老哥哥您受驚了！」「哈哈，海川，真沒想到，終朝打雁叫雁給啄了眼！嗨……」洪老俠備敘前情。「賢弟呀！你看這事兒怎麼辦好呀？」

海川一瞪眼，把小老道全叫過來：「你們四個人領著搜查金牌！如果你們要不好好的幫助我們把金牌拿到手。你們四個人雖然年輕，也跟梁妙興一律同罪！」「無量佛，這您放心！大人，我們一定幫您找。」連著搜查了三次，金牌沒有。海川狠狠地道：「好吧！把他們四個人五花大綁起來！把梁妙興給他下上腳繩。」押著惡道直奔公館。

到公館，直奔差官房，把這五個老道重新捆好。海川來到上房，面見年大人。把剛才的事情都說了：「幸虧張方料事如神，那麼我才到了九轉還陽觀，把這爺兒仨兒救了。」「海川哪，那麼金牌呢？」「三次搜查這座廟，梁妙興說的不是實話，廟裡根本沒有金牌。當然，他知道金牌是什麼人偷的，金牌落在何處。不過這個賊人是江洋大盜，恐怕審不出實話來！」「啊，海川，你這是什麼話？人心似鐵，官法如爐。你傳話，讓太原府知府劉成，帶著三班人役，把刑具全都拿來。本欽命要夜審惡道！」海川來到差官房馬上讓爺幾個準備。劉俊直奔知府衙門，劉知府趕緊傳話。三班人役，陳龍、賀虎，一個是八班總役，一個是八班總帶班的，

完全都準備好。馬上各持鞭、牌、鎖、棍，帶著刑具，來到欽差大人的公館。

往裡這麼一通稟，把梁妙興砸上腳鐐，鎖好脖鏈，有差人看住了。然後，年大人吩咐一聲：「升堂！」眨眼之間，大人升坐大堂，快、壯、皂三班人役，往兩旁一站，喊喝堂威。「來呀！帶賊人！」帶班頭拉住了脖鏈，「嘩楞楞」腳踩黃瓜架，梁妙興跟在後頭，一直來到堂口，「啪！」脖鏈一使勁，「咣噹」他就跪在地下。「啊，犯人梁妙興拜見大人！」「梁妙興金牌現在何處？盜牌之賊又是哪個？現在何方？如能幫助官府把金牌請回，將功折罪。如其不然，二罪歸一，焉有你的命在？講！」年大人沉著臉，「啪！」

驚堂木一拍，兩旁邊的人役齊喊：「講講講講！」夜靜更深，梁妙興也真有點兒含糊：「啊！大人，罪民只知奉公守法，與人無悔，與事無爭，我是個出家人，只知拜佛燒香。金牌之事一概不知，盜牌之賊，出家人跟他素無往來。請大人量情超生！」

「梁妙興你真是頑賊！量你不招！來呀！重責四十大板。」帶班頭立刻一架梁妙興，往下一撤，「啪！」一掉臉，腦袋衝外。該墊的墊了，墊好以後，把中衣脫下來。皂班頭一掄大板，叫青龍絞尾，就這一板子下去，「噠」一下，這肉就起來了。二一板子，「唔！」「金鳳奪窩」，「啪」，肉就開了花。「啪啪啪！」這四十大板，打得梁妙興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濺，暈過去了。立刻準備草紙門兒點著熏他，也不著急。

一會兒的工夫，熏過來了。「啊呀，無量佛！」馬上把他中衣稍微地收拾一下，掉過臉來，就勢就跪在這原處。「你要知道官法如爐，真如爐啊！」

實話實說，有你的命在。不說實話，我將你活活打死，立斃杖下，豁上欽命的烏紗不要！講！」「哎呀！沒什麼招的呀！大人，我是一個良民，我是一個良民！我是一個安份守己的三清弟子！決不敢越理胡行！我確實不知道啊！」

嘿，年大人一咬牙：「梁妙興你敢滾堂抗刑不招！來呀！夾棒伺候！」夾棒是五刑之祖哇！一長兩短，三根無情木，帶皮繩，「啪嗒嗒」往梁妙興眼前頭一擱，皂班裡管用夾棒的全過來了，在旁邊站著伺候。「來，動刑！」三根無情木立起來，在兩腿的腿腕兒當中一根兒，邊上一邊一根，有個圓槽，整擱在梁妙興裡外所有的踝子骨上。一堂夾棒下來你不招，你這人也就廢了。

執行人一勒梁妙興的頭頂，梁妙興腦袋往上了。左腳橫著一踹他的脖子，兩隻手一拽辮子，不能讓他腦袋回去。要回去用上夾棒，他就得吐血。兩邊兩個官人把他的兩個胳膊給架住，一條木槓壓在他的腿肚上。然後，把這夾棒上好，拿皮繩套住了，看著這大人。年大人用袍袖一擋臉，伸出四個手指頭，用四分刑，把這格兒往上打四個格。一個格你都受不了啊！甭說二格、三格、四格。年大人喊了一聲：「收刑！」兩旁邊的官人一揪這皮繩，躬體步的架式，兩旁邊一拽，夾棒底下裡這麼一收，一緊。當中一根木頭，一邊一個槽，是裡邊的兩個踝子骨，外皮兒的兩根短木，裡邊一個槽，把外皮兒的踝子骨也扣上了。底下就這麼一緊，梁妙興痛死過去了。等把梁妙興熏過來，他可就罵上街了：「賊官哪！我沒什麼招的！」哎呀，這四分夾棒，梁妙興都沒有什麼口供。楊師爺在旁邊，汗可就下來了。啊！年大人是簾內的官，也就是在皇上週圍，屬於內部官員，不是外省府地方官員。當著太原府知府劉成，萬一大人一惱，接茬一用刑或者死在刑下，可沒有口供，那個你做官的可就要丟官！

這時，大堂上連一個敢出大氣的都沒有。劉成也低著頭，不敢看年大人。

海川這些人都在兩旁邊站著。這時候，張方過來了，單腿一打千：「張方拜見大人！」「噢呀，請起！你有什麼話說？」「犯人顯然是江洋大盜，他一身的賊骨。只憑大人手下的這個刑法，看來無濟於事！」「依你之見呢？」

張方有意越俎代庖：「大人，我要替您審審案！」大人點了點頭，他正愁問不出來，心裡頭惱著呢，見張方討這份差事，總算給自己個台階，便道：「好吧！上差。來呀，給上差看座位！」張方單腿一打千往這一坐！「梁道爺？」

「無量佛！」「哈哈，你認識我嗎？」「嗯，不認識。」「梁道爺，我姓張名叫張方，有個外號我叫病太歲。蒙大人恩典，提拔我為隨行衛員伴差官。」

你逃得過大人眼睛，大人是佛心，對你下不了狠手。我呢，也是心腸挺軟的，跟豆腐一樣。依我說呀，上上下下這麼多人伺候你一人，你呀，乖乖地招出來，你也省事，我們也省事。可是有一樣，你逃得了官刑，你逃不了私刑。如果你要不招。告訴你老雜毛，那我可要整你！」梁妙興瞧這位尊容，可夠凶啊！「啊，張衛員大人，我確實沒什麼招的呀！」「好！你不是不招嗎！我給你上點兒刑。」張方起來可就奔梁妙興的身背後了。轉了一個圈兒：「梁妙興，還是說吧！」「我沒什麼說的。」「好！我對付對付你。」轉到梁妙興的身背後，他一伸手從袖裡拿出個東西來，長把兒，挺長的一個大鬃刷子。

「梁妙興，你招吧！」「沒什麼招呀！」「好咧，那你瞧我的！」梁妙興屁股蛋肉完全都打爛啦，他就拿著大刷子照著爛肉上刷，「啪」就一下，這都是爛肉哇，拿著大硬鬃，就這麼一刷，梁妙興「咕噠」就死過去了。

又拿草紙門兒一熏，一會兒就熏過來。梁妙興破口大罵：「好小子，你要我的命啊！」他渾身栗抖，體似篩糠，哆嗦成一個團兒，鼻涕兒、鬚角、額角都是豆粒大的汗珠子往下掉。「哎呀，好畜生！」「嘿，不但不招，你還罵我！」「刷刷刷刷刷」連著就四五下。「哎呀！」又死過去了。連三次，沒口供。張方在旁邊這麼一展眼：「小子，你真是不招哇！我還有主意呢？」

他轉身走了，又到外面藏了個東西回來。他搬過椅子，往梁妙興身後一坐：「梁道爺！」「哎呀！張大人！」「上回咱們這馬刷子刷爛肉你感覺怎麼樣？不好受吧！你瞧見沒有，我可還有高的呢？你趕緊說出來。你要不說，我可再給你點兒厲害看看！」梁妙興心說：我說了就得死啊！我都受了刑，就得頂著！說道：「我沒什麼招的。屈打成招，也不算是你們有本領！」「嘿，楊師父，準備錄供。來呀！把他的鞋襪子扒了去！」差人過來，把鞋襪子一扒。張方伸手拽住他的腳腕子給提了起來，往自己的腿上一擱，腳心衝上。

張方把襖袖裡的大刷又拿起來了。張方笑道：「既然你不招，我也沒有什麼出手的啦。小子，我刷你！」拿著剛烤完的軟毛刷刷老道的腳心，讓老道癢癢。就這麼一刷，梁老道含糊了，「吭吭」一笑。他有這滿身的刑傷，再讓他樂，他樂得出來嗎？比哭都難看。「好小子，你讓我樂呀！得了，我服了你了。我招了！」大家伙兒都不敢樂，連大人都不敢樂。

梁妙興確實在九轉還陽觀坐地分贓。他以前賣過熏香、蒙汗藥，他後來就不賣了。只要是他管轄的地面，有賊人做了案，必須在他那擱三天。那麼這回金牌到底是誰人偷的呀？前文書咱們表過，劍山的軍師雲台劍客燕雲風，三月三亮鏢會之後，第一批他就派了兩人行刺欽差。一個就是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，一個就是紅毛禿狸子馬俊。馬亮是馬俊的叔，這個老賊年歲也到了，老奸巨猾。馬亮知道下步再行刺，就不好辦啦。怎麼不好辦？打草驚蛇，人家防備了。馬亮一直從保定府跟到太原。到了太原以後，夜晚之間，他設法進來，躲開海川爺兒幾個的監視，他是準備行刺。但是他認識大人。

最後，他來到中廳，見了金牌，找個沒人的地方摸著黑，就寫這麼幾個字。

他把金牌揣起來，把紙條放在這裡，他飛身出了公館。真按著綠林道的規矩，馬亮來到了九轉還陽觀，面見梁妙興，把金牌拿出來啦。梁妙興一瞧：這可也是個大事，因為是欽差大人的「代天巡狩，如朕親臨」的金牌。問：「馬大哥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剛要把金牌收起來，就這麼個工夫，小老道進來了：「師父，外頭來人了。」「誰呀？」「七星山俊猴寨蹊蹊子伙計！您的一個朋友，叫野雞子劉華，劉師叔來了。」「喲，請進來。」馬亮說：「等等，誰呀？」「這是我的朋友。」一會兒，劉華進來行禮。梁妙興道：「起來，起來，起來！無量佛，我給你介紹個朋友，這可是你的前輩，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。」劉華一聽，「哎喲，您是師父！」趴地下就磕頭。馬亮一撇嘴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「七星山俊猴寨的蹊蹊子伙計。我姓劉，叫劉華，有個外號我叫野雞子。」「哎喲！久仰，久仰，快請坐吧！」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

「我這是公事啊！隔不幾天就到這兒來一趟。因為梁道爺在這個地方早說出去的，綠林人辦了案，都得要經過梁道爺。一來到這兒歇歇腿，喝點、吃點東西。二來，打聽打聽有什麼俏買賣？」馬亮一樂：「有俏買賣呀！你們敢接嗎？」「什麼事兒？」「哈哈，我姓馬的走到太原府，深夜入公館，把年羹堯的金牌拿出來了。指望年羹堯丟了金牌，吃三過五，御史言官，知曉此事，一定

要罷免他的欽差。他一丟官，咱們再把金牌給送回去。姓馬的就要這意思，哈哈哈哈哈！」「喲！金牌在哪呢？」「當然在這兒呢！」「咱還是老規矩，三天後……」「噢，好好，好好！」一塊兒吃著飯，一塊兒說了會兒話。野雞子劉華，離開了九轉還陽觀，就回山了。

二寨主霹靂烈火火眼狻猊段國柱已經沒有老伴了，只有個獨生子，就是墨粉蝶兒段世寶。還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兒，名字叫愛賢女段銀娘，文武全才好能耐。兒媳婦還有一個五歲的小孫子，名叫墨兒。大寨主段國基的兩個兒段世齡、段世賢都娶了妻，沒生兒育女。隔輩這麼一個，十分嬌慣。段國基、段國柱聽了一想：這可是個好機會呀！劍山逢萊島，這不是奇功一件嗎！想到這兒，他寫了一封信，讓劉華拿著這封信，回來見梁妙興。懇求梁妙興同著一棵苗禿頭義士馬亮兄到七星山來。這個面子在這兒呢！梁妙興不能不去啊！一問馬亮，馬亮也樂意。這樣，連同劉華帶著金牌就往七星山狻猊寨。

梁妙興惹不起張方的私刑，從頭至尾都說完了。張方問：「你說的是實話嗎？」「我不能蒙哄您！張衛員，您只管放心！我說什麼是說一不二的，不然我就不說。」「那好！對你一定優待。欽差大人，您看，是不是讓他畫供啊？」大人點頭：「啊，畫供。」供拿過來，給他念了念，他認為都符合。

讓他畫了供。派醫生給他看看棒傷，看看夾棍傷。然後，把梁妙興他們爺兒五個，就招監入獄，押起來了。

年大人等知府劉成帶著差人全走了，大傢伙兒都回到了客廳。老大人坐好了，誇獎張方一番。張方得臉，洋洋得意，卻說：「梁妙興有了口供，金牌有了下落，盜牌之人有了。這個事情可不大好辦哪！」「噢？張衛員，你說說，怎麼個不好辦？」「您想想啊，今天在彩鳳山祥雲島，師弟王環刀劈楊山、鏢打段世寶。楊山是七星山的巡山寨主。段世寶是二寨主段國柱的獨生子，千頃地一根苗兒。兩條人命，現在我們準備要到他那裡去要金牌。您想一想這事兒好辦嗎？」年大人細一琢磨很有道理：「石老俠客，海川哪，你們爺兒幾個商量商量，看看這事兒怎麼辦？沒想到把這事情攪到一塊兒了！」老俠石金聲一擺手：「大人，草民我跟段國基、段國柱也有個不錯。這是兩碼子事！段國柱二十年前，把我的弟子王環的父親快手王能無緣無故給殺了。孩子五歲隨母親跳河尋死我給救了，教出能耐來。臥薪嚐膽，總算孩子報了仇了，這是一件事啊。金牌是金牌的事，礙不著這件事！」「老俠客，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你一個人去，那還是有危險的！」「對，哥哥，大人說得對！事情是我的。哥哥，我陪著哥哥您去。」石老俠一瞧海川，道：「兄弟你要幫著哥哥就更好了！」

老俠洪勛也說：「你們哥兒倆去，別把我落下，我也牽著呀！因為彩鳳山祥雲島，他們七星山的人在我家裡死了兩條人命，我也得跟著去呀！」年大人說：「成了，不必再帶別人了，就是你們老三位到趟七星山狻猊寨，看看結果如何？如果他交了金牌，盜牌之賊，拿不拿的倒也不吃緊。有了金牌就得！」

商量好之後，大傢伙兒都下去歇息。第二天，天光大亮，老三位準備好，年大人梳洗剛完，老三位到上房辭別大人。海川把張方、劉俊叫過來，道：「劉俊、方兒，我跟著你兩位師大爺到趟七星山。到底什麼時候能回來，這也不能預料。我走之後，大人萬金之軀，十分珍重，你們倆得多加小心！如果公館出了事，我可拿你們兩人是問。」「您甯管了，這裡的事情我跟我師哥兒倆商量著辦。」海川子母雞爪鴛鴦鉞不帶了，腰裡圍著落葉秋風掃寶劍。金頭壽星洪勛佩著虎頭墨鱗刀，石老俠佩著五金折鐵刀。老三位出公館，奔東門。金頭壽星洪勛洪大爺在前頭引著道路。遠遠的六十多里地，老哥兒仨腳底下一攢勁，沒有多大時間，來至在七星山。